花潮

别样的修禊事

——绍兴笔记

郑千山

终于来到了绍兴，那个慕名已久的会稽故郡。

会稽郡因会稽山而得名，据司马迁的记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更早的《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则写道：“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作为沿革，2000多年来，会稽郡分分合合，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其面貌是不同的，而今约定俗成，它已经是绍兴的别称。

翻开青史，会稽的风云激荡，在中华的五千年文明史中，曾浮现过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一帧帧鲜活的画面……那遥远的吴越春秋、卧薪尝胆，“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鲁迅语）的故事；来到绍兴，来到会稽，到处飘扬着晋风唐韵：“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明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宋代的沈园旧事，陆游与唐婉的爱情入声吟诵：“错错错”“莫莫莫”；明代的绝世天才徐文长在青藤书屋中呼号：“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瞻仰王阳明故居，自幼立志“做圣贤”的心学泰斗，从“格竹子”最终开悟“我心澹然”和“我心光明”，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及蔡元培故居的漫步，令人想起近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以及蔡元培，想起“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的那样的话；还有黄酒、越剧、乌篷船……五千年来谁著史？诸多会稽元素令人目不暇接，耳不暇听。

但无论如何，会稽传奇的开篇当属于上古时期那位叫大禹的英雄，治洪水，定九州，建立夏朝，死后归葬于会稽山，这大约就是会稽得名并敷衍成史的真正开端。我来自离此地颇为边远的三迤大地云南，对会稽山充满神往，其实是因为那块在中华碑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禹碑。禹碑的母碑据记载位于湖南衡阳岣嵝山，故亦称岣嵝碑。据说它是大禹时代的遗物，是神州现存最早的碑刻，记录的正是大禹治水的事迹，碑上文字形如蝌蚪，既非甲骨文，亦非古篆，宋代被巴蜀文人何贤良发现并翻刻于岳麓书院后山岩壁（现已不存），明代嘉靖年间被在湖南做官的云南安宁人张素拓回故乡，经充军云南的好友杨升庵释读并复翻刻于安宁法华寺后山岩壁（现全文转刻于温泉环云洞石壁）得以保留至今并传播天下，是今存禹碑的母碑。我从千里之外的云南来到会稽山拜祭禹陵、瞻读禹碑，追慕会稽风骨，寄情追远，实在是一种文化的两相呼应。

其实这种文化的呼应，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文化血脉的联系，它更广泛，更深远，它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由中华民族的各族群来共同打造，共同皈依。我们这次来绍兴，正是孔子所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时节，春光明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欣然来到“会稽山阴之兰亭”，进行一种文化的“朝圣”。遥想一千六百七十一年前，王羲之、谢安、孙绰等42位门阀士子、政治名流、一时俊彦雅集于此，“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修禊，乃古代人们于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聚于水滨洗濯、祭祀、饮酒，以祓除不祥、祈求多福的一种习俗。集于兰亭的这次修禊，因贵宾云集，“群贤毕至”，算得上一次真风雅事！于是群贤们亦觞亦咏，吟风弄月，得诗37首，集为《兰亭集》。主其事者王羲之，集后赋诗云：“仰望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酒后微醒又挥毫写下一纸“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以及一代书圣风流。

其实，从我们居于大山怀抱中的三迤人的眼中看来，这次兰亭雅集的地点兰亭，其实也就是会稽风物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亭子，此地绝对称不上“崇山峻岭”或有“茂林修竹”，只是文化的放大镜将其放大和提高了。当年“知天命”的王羲之从诗到书到文，一纸《兰亭集序》，方寸天地，却宛然点染了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其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风骨清举，“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世说新语》），这是实实在在的。故《兰亭集序》中他独抒异旨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是王羲之的思考。在本质上只是平常的“修禊事”中，一班门阀士子当然也吟咏着风雅之句，但半醒半醉之间的“书圣”与他们不同，他早已“超然物外，得其圜中”。是真名士自风流，出生于琅琊王氏富族的王羲之已直觉地感悟到一个门阀时代的消融瓦解之声，“旧时王谢堂前燕”，已须“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荒谬的时代之一，分裂，战争、充满忧患和悲苦，政权交替频繁、政治迫害残酷……士子们的饮酒服药、扪虱清谈、挥麈自牧和纵情山水是不得已而选择的生命方式，表面上是不为物累、任性自恣、风流潇洒的人生态度，内心深处却是深深的无奈和无声的抗议。身处这样的时代，言行上升华为“魏晋风度”与“世说新语”也许就是一种必然。

一场惊艳千年的“兰亭雅集”修禊事仅仅过去两年，52岁的王羲之便“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去官归隐到剡溪之畔的金庭村，在这里过起了“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的生活，他采药于“云深不知处”，泛舟于剡溪沧海之中，更重要的是启蒙童，建画堂，开一代书风，传家风家教……完成了别一种“修禊事”。归隐金庭时，王羲之椿萱见背，膝下有七子一女，但他重视并树立起来的良好家风传承，让今天的金庭王氏家族已然传承了59代，子孙逾万，金庭村中因画堂书房骈列，已讹为“华堂村”，村中三分之二的村民系书圣子孙，民风淳朴，“衣冠简朴古风存”，王氏祠堂中的“上治下治，敬宗睦族。执事有恪，厥功为懋。敦厚退让，积善余庆”就是子孙们恪守自律的王氏家训。

晚年王羲之对人生之路的选择是智慧的，政坛上右军之上或许是迷途，而弃右军入娜嬛反而成就了书圣之尊和氏族的昌衍，这是兰亭雅集后最令人赞叹的一个巨大感叹号，一种别样的“修禊事”！在剡溪畔的书圣墓前，当代书法家唐云先生撰有一联云：“一管擎天笔，千秋誓墓文”，我以为是比较准确地道出了这一点。

从兰亭到华堂一路看来，当我站在书圣墓前时，不禁在想：那长达一个世纪的门阀制度，是导致“五胡乱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门阀制度雪崩，天下大乱，不幸生活在那个乱世的颜之推大半生深受其害，他经历了梁、北齐、北周、隋四朝，目睹了侯景之乱、西魏攻陷江陵、隋灭陈等重大历史事件，三次沦为亡国之奴，多次虎口余生……当晚年终于安定于隋的他痛定思痛，其抉择一事与晚年王羲之的选择可谓殊途同归：启蒙童，建画堂，开一代书风，传家风家教……是否也完成了颜氏家族一次别样的“修禊事”呢？晚年颜之推毅然写下并推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家族家训著作《颜氏家训》，开家训著作之风气，从此，家风家教成为了每一个家族必须遵循的“孝道”之一。唐代，颜氏家风熏沐出的著名子孙之一颜真卿，耿直刚毅，也几乎像命定了一样，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可以与书圣王羲之齐名的另外一位“书圣”，他用生命和血泪写下《祭侄帖》，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呢？

漾江，漾江

左中美

夹江而居，辟街为镇。漾江，这个以江为名的乡镇，听上去自然得像是自始而来，从古如斯。事实上，这却是近20年前才有的称谓。

在这个名字诞生的背后，作为背景的主题词名叫“乡镇撤并”。斯时，整个在漾江以西的双涧乡与大部在漾江以东苍山西坡的脉地镇合二为一。合并后的新镇取个什么名字呢？看，这不是漾濞江一路从中穿流而过么？那就以江为名了。两乡镇合并后，镇府设在漾濞江畔的原脉地镇，而镇府所在的镇集，依旧被两岸的人们唤作脉地街。

自然，此前“脉地镇”的称谓也是历经几多演变而来的。若是像倒一部老电影片子那样溯着时间往前倒回去数十年，你便见到了它曾有过的那一个个称谓：脉地乡，脉地区，脉地公社，金脉区——历史在这里，出现了那个决定性的拐点。在这个拐点的前后，历史书写在这片漾江沿岸、苍山西坡的狭长地带的故事，构成它的是这样一些主题词：青年，秘密，组织，革命，游击，斗争，牺牲，特区，成立，人民，政府。故事的发生地，涉及今天的云龙、剑川、洱源、漾濞诸县的大片相连区域。

在今天漾江镇脉地村甘屯村民小组的一院那时曾作为办公地的陈列馆里，你看到了那些共同写下这段历史的众多名字：徐铮、王北光、黄平、欧根、赵鼎棻、杨苏、张光泽、王千里、欧增惠、阿维华、段锡祺、李文标……他们留在黑白照片里的面影，有许多都是青春俊朗的模样，大多数人在对着那个时间的镜头时，留下了或灿烂或温和的笑容。在陈列馆的墙上一一看着这些人的简介时，我不禁又想到了那个词：一衣带水。他们中的好多人来自漾江上游的剑川，以及剑川往下的洱源。那些青春的脚步，沿着一江流水，合着历史向前迈动的步伐，像两岸的溪河奔向漾江那样，各自在不同的时间里，汇入到了这个多艰故事的书写中来。蓑笠，马灯，步枪，羊皮褂……因年月久长而显出暗黑的农家旧屋里，那些安静的旧物，星星点点还原出往事的依稀模样。

而在位于金盏村的、早于甘屯的另一处遗址里，那些风雨往事的呈现，甚至没有用照片和各种史料中搜集来的文字，而是直接留给人们一道沧桑斑驳的有着圆弧拱顶的石砌大门，以及一院现今已没有人居住的旧屋。午间阳光炽烈，门外左侧紧倚石墙脚长出的那株石榴树绿得耀眼。门前的石条阶有四五步，石阶相接的缝隙处长出了多种村中常见的绿植。高达丈余的大门以石砌墩，中上位置以砖砌拱顶，拱顶之上，以土墼砌至与两边柱墩相平。门内，仍是石阶，先直进两步，再向右斜上5步，之后，便到了院子。

院子里没有人。目光越过院心，一眼可见那间3格的正房和两格的东侧房。除了黄泥筑的屋墙，房子的木屋架、瓦屋顶以及楼上楼下的木门窗，一一呈出漫长时光流过的灰黑色调。楼上一米多高的厦窗有几扇已掉了，风可以在那里自由进出。楼下中堂的双合门敞开着，或许是被风撞开的。屋内没有什么东西，左门往里，幽暗中见一道关着的门，在那里面，是位于楼梯下的旧时闺阁。楼梯门是开在外面的。离楼梯门不远，右侧板壁上嵌一道推拉木窗，用以给闺房采光。屋子的几道门上都还留有对联的残迹，见证着这屋子往日时光的温度。东侧房的两格房子，细格子的窗比正房的窗更加倾斜，但门是关好的。门外檐阶上，有一个空了的饮料瓶，想是今已迁离另住的主人不久前才回来看过。

据记载，这是一户阿姓的人家——在金盏村，阿姓是大姓。农家，四季；青年，组织；种作与炊烟，历史与梦想，多重意象纷繁交织，在这寂静的屋子和满院的阳光中融合复分离，分离复融合。院子隔壁是另一户人家，因中间没有隔墙，一眼可见其居屋新亮，木雕的门面装修繁复精美。主房比这边约后退了半丈。两院房子看上去，像是自旧枝的边上长出了新芽。院子同样平整宽敞，阳光下散放着孩子的玩具以及一些生产生活的用具。看得出来，这户人家也和原先的邻居那样，日常也要从那道石拱门里进出。这道在众多影像和图片资料上反复出现过的、落满时光印迹的石门，它曾远远听闻那些从这里进出的青年们走进了历史的书页；它曾默默看着那些从这里进出的老人们走进了他们度过了一生的土地。如今，它依然还在这里，看墙脚下长出青绿的石榴树，看石阶下一年一年长出新的绿草，看院内的人家日月更替、瓜爬绵延，看村庄的山下，亘古的江声接住千年流淌的往事。

在那江声的深处，千年的日月里，反复写在这百里漾江峡谷的主题词是：古道、马帮、茶叶、盐巴、马锅头以及无数或沧桑或艳丽的赶马调。伴着涛涛江声，马帮从平坡、漾濞一路穿驿过铺，溯流而上，经洱源，进剑川。沿江的百里古道，被称为漾剑驿道，是滇西茶马古道上的重要一段。那些满载货物一路北行的马帮，江流将把他们带到漾江上游的茶马古道重镇沙溪。流水在镇子的一侧清浅流淌，此时，流水的样子还远远没有江的模样，被这里的人们叫作沙溪。溪上一座石拱桥，名叫玉津，桥拱与身下溪中的倒影相合成圆，有如明月。

在溪畔这座多条古道汇合的繁华驿站里，马帮会稍作休整，之后，再向着丽江、迪庆一路北上，进入藏区。及至数月乃至半年之后，马帮驮着从藏区交易回来的皮毛、药草等货物，复又经过这溪畔的古驿，歇息，住宿，吃饭，看戏。

在沙溪古镇的四方街上，有一株斜对着那方古戏台的高茂古槐，春末夏初里，满树翠叶初发，阳光下绿得明亮极了。——此时，旧年的马帮早已在时光中走远。被千年往来的马帮滋养出众多深宅大院、街衢巷陌的古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以一部活史的姿态被带入新的时代。围着这槐树，围着这戏台，四方街上旧日前铺后店的那些繁华院落，如今依样保留着旧时的格局，只不过前店里多经营的是咖啡店、音乐书吧、旅游文创品店以及各种艺术扎染服饰店，开店的人大多来自外地，各自有着大多只向网络打开的人生故事。后院里大多是客栈，若是当地人自己经营的，里面往往同时开了地方特色食馆，傍晚饭点的时候，几乎家家店里都坐满了天南海北的客人，热闹熙攘的情景，恍若旧时马帮进镇的傍晚。

想着旧时，马帮若是在冬天经过古镇，去数百上千里外打一个来回，再回到古镇时，这槐树正该是这样翠绿明亮的样子。而马帮若是在这样艳阳初炽的时节离开古镇，再回来，那方古戏台上的戏该是换了曲目，夜风中，咿呀呀往事越千年，哦嗬嗬君王叹江山。

那一叹，江山跌宕；那一幕，长风遥遥。遥遥长风里，万里长驱而下、最后意欲自苍洱锁钥龙首关进大理而不得的万千蒙古铁骑转而自苍山的北端绕过来，在西坡脚下一路沿漾濞江而下，之后，在今漾濞石门关境内翻越苍山，攻入大理。这支铁骑的首领名叫忽必烈。在苍山东坡玉局峰与龙泉峰交接处，有一方不大的清洌潭水名为洗马潭，传忽必烈带兵翻过苍山，曾在此驻足洗马。洗过马，歇过气，大军喊杀着下得山去，300多年的大理国就此落下了它历史的帷幕。

与蒙古大军浩浩荡荡翻越苍山不同，在民间，长久以来，人们不断翻越苍山的那些故事，就像一支支壮远的古歌。还记得数年前，读到家在漾江镇金盏村的师友邱涧芬写来的一篇散文《走在苍山路上》，写的是那些少年的时光，随父亲赶马驮着货物，翻过苍山去洱海边的喜洲古镇交易。天不亮从家里出发，历经一天上山再下山的漫长而艰辛的路途，天黑方抵达东面洱海边的喜洲。在那里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驮着需要的货物回来。年少的女孩，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翻越苍山中，感受着这大地的苍茫起伏，以及被这苍茫起伏的大地磨砺出的生命的韧力。

苍山峨峨，漾水汤汤，写下这大地生生不息的长歌。阳光依旧，山风习习，在苍山脚下流水潺潺的甘屯村，一户人家院门外的木瓜树在四月里结满青绿的果子，将这山河间的烟火日月，倏忽带回《诗经》的古境。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三迤正声

野象北行

云根

雨林森森接翠微，欲归欲归又不归。
野象一群忽思北，空中护佑不遗力。
君试忆，古非洲，丛林沙丘竞自由。
撒哈拉有巨足印，吴哥窟见丰碑留。
踏遍热土身形重，芳草食尽高眸纵。
五千年知尧舜禹，斗转星移浑如梦。
黄河当是我故乡，祖先足迹遍四方。
汉家王朝护殿宇，青藏高原铭旧章。
庚子春来诚欣慰，地球家园开盛会。
保护生态结同心，欲逛昆明列成队。
象群兼程北路通，中军后卫与先锋。
徘徊小心加谨慎，谨防猎枪或长弓。
岂料沿途倍亲切，送食送水皆妥帖。
思茅宁洱喜贵宾，熄灯收犬巧迎接。
畏惧渐消放胆行，撤岗撤哨好安歇。
人象共存公约守，神州今昔天壤别。
喜鹊叫，山泉吟，福地喜添贵千金。
千金喃喃唤母象，母象拳拳倾胸襟。
乳汁甘甜昼夜哺，相依相偎相爱护。
群象合围幼象眠，此情此景生真趣。
象腿如柱步轻盈，清溪潺潺更闻莺。
摇尾驻足举目望，一江翰墨耀文星。
茶盐新路换旧亭，丝绸古道风开屏。
昆曼高铁与高速，长虹飞渡江山晴。
上公路，过大桥，暗访峨山尝酒糟。
易门十街遇喜雨，玩泥嬉戏显高招。
游街头，逛店铺，容我闲身来散步。
悠哉游哉行复行，石屏还看烟盒舞。
转明月，驻晋宁，滇池波光映春城。
郑和船队犹在否，四海旌旗扬威名。
壮年大象态奇崛，老象高寿兴未灭。
碧鸡鸣唱振九霄，滇南滇北好风物。
森林田园似相邀，甘蔗玉米和芭蕉。
象与人类共天地，悠游千里不觉遥。
乐不思归因相爱，全程日夜保康泰。
荧屏历历紧跟踪，象群身影时时在。
君不见，无人机，续航监测总相宜。
北斗海聊连世界，象群欢悦人称奇。
指挥平台云梯耸，八方千群肝胆共。
投食引路步伐轻，象群身形南移动。
人象和谐天道酬，铁树开花水西流。
吉祥如意当此世，归去来兮任追求。
一鼻长，双耳巨，目光温顺如别叙。
频频回首山水间，好梦成真谢知遇。

夏雨荷韵

李妍

我喜欢夏荷，尤其喜欢会泽古城雨中蔓海的夏荷。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荷花的品格，也是周敦颐的品格，更是小城人的品格。

沐着细雨，站在蔓海公园的水间高地上，极目远眺，但见“古城叠广厦，翠岭裹明珠”。整个会泽城都朦朦胧胧的，把山的沉稳、磅礴、厚重表现得淋漓尽致。是的，巍巍乌蒙承载着会泽人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

蔓海雨中的水是灵动的、跳跃的、优美的、清幽的，一块块、一畦畦，如入幻境。雨滴落于水中，溅起细小的水花，闪闪烁烁，迷惑得人恨不得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来一个最亲密的接触。突然，一声清啸拉回了我的遐思，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神气的硕大的野鸭：黄白相间的羽毛，白色的细长的脖子，黄色的脚蹼，立于水草边上，威武极了！只见它引吭高歌，那清越的鸣叫声穿透苍穹，回荡耳边，似要告诉人们：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它的泰然淡定感染了我，心情豁然开朗的我愉悦地行走着，眺望着。不期然地，一幅“雨中垂钓图”闯入我的视线：蜿蜒的栈道旁边，蒹葭苍苍，碧草幽幽，一个钓者，手持长杆，专注地盯着水面……看着看着，我不禁莞尔：原来不只是我，很多人都喜欢蔓海的出尘宁静呢！

“菡萏亭亭吐蕊红，田田荷叶碧无穷。出身虽在淤泥处，总视清白一世荣。”蔓海雨中的碧荷是安静的，是灵动的，也是有生命的。满眼的碧绿铺天盖地，翠绿、墨绿、深绿、浅绿，颜色不一，光滑油亮。它们挨挨挤挤地，有的浮在水面上，有的出水较高，还有的打着卷儿。那高高挺立的荷叶，犹如一把把撑开的圆伞，又好似一个个碧玉盘，更像亭亭玉立的少女张开舞裙。雨点打在荷叶上，在叶子凹下的窝里不停地滚动，犹如一只翡翠的玉器里盛着一颗颗晶莹透亮的珍珠，可爱极了！

荷花开得还不多，要仔细寻找，才能找到几朵，虽少，却香得诱人，美得震撼！只见碧绿的荷叶膜拜似地簇拥着它，如众星捧月般托出几朵粉色的或白色的花朵，散发着阵阵幽香。

“一花一世界，一荷一天堂”，雨中赏荷，欣赏的绝不只是它那美丽的面庞，绰约的风姿，更多的是感受它那与众不同的气质。它美得就像一个梦、一滴水、一阵风，缥缥缈缈，稍纵即逝。多像人生，岁月很长，人生却短，如不珍惜把握，难免成为遗憾。

赏荷，赏人生。雨中赏荷，别有意趣。